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重案追踪 / 九木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104-1520-3

I. ①重…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875号

重案追踪

作 者: 九 木

责任编辑: 熊 嵩

装帧设计: 郑 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X1000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张: 22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520-3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重案追踪
heavy case tracking



麻雀村血案

楔 子

- 第 1 章 麻雀村命案
- 第 2 章 魏氏一家
- 第 3 章 奇怪的遗嘱
- 第 4 章 麻雀村传说
- 第 5 章 雀 神 庙
- 第 6 章 案 情 分 析
- 第 7 章 雀神庙血案
- 第 8 章 不速之客
- 第 9 章 案 中 案
- 第 10 章 头七凶案
- 第 11 章 胡 震 东
- 第 12 章 奇怪的遇袭
- 第 13 章 凶手是谁
- 第 14 章 身份的疑点
- 第 15 章 仇 恨
- 第 16 章 悲剧的真相

楔子

恩格斯曾说过：“就个别人说，他的行为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大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而从心理学上来看，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需要引起的，没有需要就不可能产生动机。打个比方，你的面前摆着一个苹果，你想去吃，所以她才伸手去拿它，这说明你需要它，由此才会产生了想去拿的动机，从而引起了接下来去拿苹果和吃苹果的行为。

但是，并不是任何的需要都能成为动机，只有当需要指向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时，并且有需要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时，才能形成动机，从而产生对行为的一种推动力。简单来说，动机，除了要有需要的产生外，还要有诱因作为根本条件。

所以，形成动机的条件有两点：一点是内在条件，也就是对目标的需要和欲望；另一点就是外在条件，也就是诱因和刺激。当满足这两点后，动机也就随之产生。

犯罪的动机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形成动机的两点条件支配，相信也就不可能造成犯罪这一行为的产生。

之所以要用这么多的文字去介绍犯罪动机的形成，就是因为接下来要记录下的案件和形成动机的两点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个人，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隐瞒一个被别人揭穿的秘密时，往往会造成可怕的结果，但是却往往不会在造成这种可怕的结果之前想到后果是什么样的。这起案件正是如此，利益、私心、仇恨纠结在案件起始和结尾。

其实当案件侦破的那一刻，原来看似复杂的一切，其实真的非常地简单，凶手从一开始也没想过去精心布什么局，只不过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使得原本简单的案件变得复杂。

秋风瑟瑟、落叶纷纷这样的形容词用来形容这座南方沿海城市的秋天，似乎不太恰当，已经步入了11月，在北方这种时候，相信早已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温度上更是明显让人能感觉到秋冬正在交替的感觉。可是在市里，道路两旁的树木虽然也时不时掉下一些树叶，可是却看不出有变衰的迹象。而除了干燥一些的气候外，温度有的时候甚至还超过了25度，不过好在有凉爽的秋风时不时地拂面而过，时刻提醒着人们现在已是秋季，不然真的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才刚刚入夏的错觉。

麻雀村，这个名字乍一听，都会让人误解为村子一定和麻雀有着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因为麻雀多？或者是村子里的村民靠养麻雀为生？然而这些答案都不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天上飞的麻雀外，还有一样东西也称之为“麻雀”，只不过这样东西现在大家叫的更多的是“麻将”。

这一次到麻雀村办案，是孟少辉生平第一次走进这个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小村庄。而他对麻雀村的了解也仅限于村子的名字而已，只知道村子是以制作生产麻将而闻名，其他情况就一概不知了。毕竟他的工作本就和麻将扯不上任何的关系，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去了解这样一座小村庄。

麻雀村离市区有大约400公里的路程，下了高速公路后，进出村子就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路面非常狭窄，仅刚刚好够两辆小型车辆并排驶过，一旦遇到稍大点的货车，那就是考验司机驾驶技术的时候了。除了路面狭窄外，路况也不是很好，四处坑坑洼洼的，车辆行驶仿佛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行船一般颠簸起伏，而在靠山边的一侧更是危险，因为没有安装防护栏，只是简单零散地在急弯的路段象征性地装了几根水泥柱。不过好在山路上一直没有对头车驶来，倒还显得路面宽敞了许多，相信平日，除了进村拉麻将的货车外，绝不会再有外人有兴

趣到村子里游玩，这进出村一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生命冒险。

十几公里的山路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不过总算有惊无险地安全进入了村子。在村口，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大约1.6米高的石碑，石碑上布满了青苔，不过红色的“麻雀村”三个大字却依旧清晰，应该是才涂上红漆没多久，在“麻雀村”三个红字旁还刻着一排稍小的红字，看上去像一首打油诗：“雀归巢：圣僧西天取真经，普度天下众苍生，佛经妙法解苦难，百雀归巢化富贵。”而在石碑旁，一名穿着朴素，一脸胡楂，年约40出头的中年人看到我们的车后，立刻迎上前来。

“你们好，我是村治保主任，我叫赵铁头。”中年人自我介绍道。

“你好，我是市刑侦大队队长，孟少辉。”

孟少辉走下车，礼貌地和对方握了下手。

“我现在就带你们到案发现场。”赵铁头说道。

“好的，现场没有被破坏吧？”孟少辉问道。

因为从接警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个小时了，而在这种地方，如果发生了命案，相信很快就会传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一旦不了解情况的村民肆意进入案发现场，那无疑会给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增加困难，更严重的情况会直接导致凶案现场被破坏，毁灭了凶手留在现场的线索。

“应该没有吧，我在知道了情况后，已经找了几个身强体壮的村民拦在那里，不让任何村民进入现场了。”

“死的是什么人？”孟少辉边问话，边透过车窗沿途观察着村子的情况。

这里的环境比他原先想象的要好很多，或许是因为交通不够便利的原因，使得村子很好地隔离了城市中的喧嚣和污染，清新无比的空气，让人顿时有种心旷神怡、精神百倍的感觉。

而从村道两旁放眼望去，绿树成荫，农田也种植了各类农作物，不过种植的数量并不多，应该是村民种来自己食用的。

“我们村的村长魏秋远。”赵铁头回道。

“谁先发现的尸体？”

“村子里的一个村民，叫胡贵，他早上下地干活的时候路过魏村长的家，发现房门大开，而且一排血脚印一直延伸到大门外，于是就壮着胆子进去看了看，结果就发现魏村长死在客厅里，随后就有人来通知我了。”

“魏村长是一个人住吗？他没有家人？”

“哦，是这样的，魏村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不过他们都搬到市里去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一趟，而他的妻子冯瑶也去市里照顾刚出生的小孙子去了，所以现在只有魏村长一个人待在家里。”说话间，孟少辉已经来到案发现场魏秋远的住处，这里果然和他之前想象的一样，大门周围挤满了村民，而赵铁头找的几个身强体壮的村民正拦着人群以防案发现场被破坏。村民见到警车来后，迅速让开了一条通道。

魏秋远的住所占地面积差不多有300多平方米，造型明显看得出有仿照老北京四合院的影子，四面围墙，只有一扇院门通向外界，院门两侧各有一尊威严肃穆的石狮子，仿佛告诫来此处的人不得擅自闯入。

“这就是魏村长的家，而分散在这间房子四周的那四幢房子原本是魏村长盖了留给他四名子女的，可惜他们却不习惯村子里单调的生活，所以大多数时间都闲置着。”赵铁头介绍道。

顺着赵铁头所指的方向，孟少辉扫了一眼，果然，在魏秋远的房子周围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幢建造还算讲究的房子，不过相比起魏秋远的老式四合院风格的建筑，显得单调了许多，都是清一色两层高的现代别墅式建筑，虽然时髦了不少，但却没那么气派。而这四幢建筑距中间魏秋远的房子差不多都有200米左右的距离。

魏秋远的住所虽然从外部看，很有老北京四合院的风格，但是内部的构造和老北京四合院相比就显得简单了许多，没有影壁，没有游廊，没有内外院之分，更加没有葱郁的树木和假山、池塘，只是简单地在院内的地面铺设了水泥花砖，零散地摆放着几颗盆栽而已。斜对着大门的是客厅，而左右两侧则是对称相建的四个房间。

此时在院内的铺设的水泥花砖上，能清晰地看见两组鞋血，一组是由院外向院内延伸的泥鞋印，另一组是由院内向院外延伸的血鞋印，而案发现场就位于斜对大门的客厅。进入客厅，顿时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魏秋远的尸体就趴在客厅接近门边的地板上，他的整个头部被凶手砸得已经是血肉模糊，完全变了形，几乎就像一张纸似的紧贴在地板上。尸体的左脸颊略微向上倾斜着，露出的脸部上有一块大约巴掌大的伤疤，像是曾经被什么灼伤过似的。而尸体周围的物品、墙壁和门上

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和脑浆，可见案发时凶手的下手有多凶狠。

“初步验尸有结果了吗？”孟少辉仔细地在客厅中查看了一番后，向法医询问道。

“探过了肝温，死亡时间应该是在距离现在12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昨晚的10至11点之间，死因是被人用硬物猛击后脑，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而且从损伤情况来看，应该是由硬物多次敲击造成的，不过由于多次敲击造成的伤痕过于混乱，所以暂时无法判断凶器是什么。再就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并不像曾经发生过激烈搏斗的样子，而且在死者倒地的位置也没发现挣扎的痕迹，相信死者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遭遇凶手的背后偷袭，而且凶手并没有给死者任何反抗的机会，在死者倒地后又猛击他的头部，才会形成现在你看到的这种情形。”

“这么看来凶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杀人。”

“可以这么说吧！详细的情况还得等验完尸后才能得出结论。”

“房门有发现被撬凿过的痕迹吗？”孟少辉转向现场勘查人员询问道。

“没有发现撬痕。”

“遇害时间是在10至11点之间，这种时候按常理来看，死者应该是在卧室休息，就算遇害也不应该在这里才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使死者在那个时间出现在了这里，再结合房门并没有被撬凿的痕迹，凶手和死者很可能是认识的。”孟少辉在心里暗自思忖着。

很明显，从凶手的行凶手段来看，就是要致死者于死地，甚至从手段残忍的程度上来看，应该是对死者有很深的仇怨，否则绝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头砸成现在这种样子，或许对于凶手而言，这样都未必能解他心中的愤恨吧！当然，这只是孟少辉的一种猜测。

“那鞋印呢？”孟少辉继续问道。

“两组鞋印从纹路上看，应该是同一个人留下的，属于42码的男士皮鞋，不过具体情况必须采样取证后，经过详细分析才能有准确的结论。”

“嗯。”孟少辉点了点头，随即向侦查员询问道：“死者的家属呢？”

“我们已经通知死者的妻子和四名子女了。”

“嗯，还有，尽快找村民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人昨晚在10至11点之前看到过凶手，或是在昨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到村子里。”孟少辉吩咐道。

离开案发现场后，孟少辉便找到赵铁头，他自然是知道找他的目的，非常热情地招呼孟少辉到他家里。

赵铁头的家没有魏秋远的家那样讲究，只是独门独院的普通砖瓦房，甚至连围墙也没有，只是简单地用树枝在房屋的周围做了个围栏。

而进到屋内，这里的陈设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虽然房屋的建筑比较普通，但是屋内的陈设却非常地讲究，真皮沙发、高档桌椅、大尺寸液晶电视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整体的生活条件甚至比市里的那些工薪阶层的家庭还略胜一筹。

“孟队长，请喝水。”赵铁头热情地招呼道。

“谢谢！”孟少辉客气地回道，“看你这生活条件不错嘛！”

“还好，还好，总算是什么也不缺，衣食无忧吧！不过几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这可都得感谢魏村长啊！”赵铁头说道。

“哦？能给我详细说说吗？”

“说到这魏村长，那话可就长咯！他不是我们本村人，我记得是4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刚会走路的婴儿，关于早年魏村长是如何到村子里来的，我也是懂事后听大人说起的。”赵铁头不好意思地一笑，“麻雀村，说白了就是麻将村，如果你要是40年前来这里，还没进村，就已经能听到打麻将的稀里哗啦的声音了。当年这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以麻将为主，每个人从一出生，听到的就是稀里哗啦的麻将声，第一个接触的东西也是麻将，不夸张地说一句，村民识字不多，但是一提到麻将，绝对人人都是高手。”

“还真是名副其实的麻将村啊！”

“是啊！当时村民的生活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每家每户那可真的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因为当时人人都只想着打麻将，就算是下地种田，也是为了把农作物卖了换钱打麻将，都是今天这家输那家，明天那家输这家的，整个村子就像个轮盘似的，经常有的输得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祖上传下来的陋习。”赵铁头说起40年前村里的往事，不自觉摇了摇头，显然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有一天，魏秋远来到村子里，听我家里人说，他当时来的时候衣着光鲜得很，在村民看来简直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似的。当年这小破村子就是晚上睡觉敞开大门，小偷都懒得来光顾，像魏秋远这样穿着体面的人突然造访，村民都很好奇他想干什么。不过他刚来的第一天什么也没说，就只是到村子的山上转了一圈就走了，之后就再没了下文，所以村民都想可能是他走迷路了而已，也就没再往心里去，过了些时日也就忘了这事了，可是一个月后，他又一次来到了村子，这一次他没有走，并且就在当天通过当时的村长胡亮召集了所有的村民开会，说既然我们这么喜欢打麻将，为何不以制造麻将为生呢？而且他留意到，在我们村的一处山上，有大量的夜光石，他想用这种石材来制作成夜光麻将，肯定能卖出好价钱，这样我们村出石材，他负责提供生产设备和联系买主，然后和村民五五分账，双方都有利可图，既可以打麻将，又不耽误挣钱，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村民听了他的话，都认为非常有道理，毕竟一直这样靠打麻将混日子也不是个办法，再加上务农来钱又太慢，反倒是他所说的方法不仅来钱快，而且又正中村民喜爱麻将的下怀。”

“你们这儿的山上有夜光石，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孟少好奇地问道。

“呵呵，当年的村民满脑子都是麻将，哪有可能知道这些呢，只知道村子的后山上有石头会发光，偶尔会有小孩去那里捡石头玩，可是值不值钱的没人知道，更别说把那东西制成麻将卖钱了。”赵铁头笑了笑，“要说这魏村长的生意头脑，那绝对没话说，要不是他，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不思进取，以赌为生呢！六几年的时候那种生活也就算了，勒紧裤腰带勉强还能过活，如果换成是现在，我估计村民早就为了钱出去抢，出去偷了。”

“说的也是，这赌如果能致富的话，那我们也都都可以不用干活了。”孟少辉点头同意道。

“可不是，就这样，在魏村长当年的带动下，村民的生活终于有了起色，最起

码一日三餐一顿不少，偶尔还大鱼大肉的改善下伙食，村民们因此干起活来也特别地卖力。再后来到了七几年，机器生产就逐渐代替了手工制作，魏村长也算与时俱进，买来了先进的机器，真真正正地把麻将工厂开办了起来，而且机器生产的效率比我们之前手工制作高多了，也精致不少。”

“原来如此，那据你所知，魏秋远的为人如何？有没有什么仇人呢？”

“要不是魏村长，我们这个村子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村民们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好歹也都衣食无忧吧！所以村民都对魏村长心怀感激。至于仇人嘛，至少在村子里不可能会有，至于村外我也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他最近几年很少离开村子，毕竟年纪大了，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仇人吧！”

“那在你看来，魏秋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为人话不多，但却很有生意头脑，懂得利用村子里的资源赚钱。”赵铁头顿了顿，喝了口茶后继续说道，“而且听村民说，在30年前为了救老村长，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冒死冲入火场，最终导致他的脸被烧伤了。”

“难怪他的脸上会有那么大的疤痕。”孟少辉突然想到了刚才尸体左脸颊上的那巴掌大的伤疤，“那老村长得救了吗？”

“没有啊！因为着火时是深夜，当时老村长一家都在睡觉，所以都未能幸免。”赵铁头摇了摇头，“后来选举新村长的时候，虽然魏秋远并不是本村人，但是却带着村民致富，再加上他为了救老村长奋不顾身，最终村民一致认为他是村长的不二人选。”

“那起火原因是什么？事后有查过吗？”

“不知道，没人查过，那年头，就我们这穷地方，山高皇帝远的，谁查？不过当年村子里穷，还没通上电，家家户户的照明工具都是蜡烛或是煤油灯，所以很可能是由这些东西引起的吧！”

“那魏秋远的子女你能和我详细说一下吗？”

“当上村长后的一年，魏村长就和我们村子里的吴玉兰结了婚，之后生下了大儿子魏东升和二女儿魏燕南，但是吴玉兰在生二女儿魏燕南时，却因为产后大出血抢救不及过世了。过了两年，他又成了亲，第二任老婆叫冯瑶，也是村子里的人，原本是有对象的，但是她的对象却不幸死于癌症，之后她便嫁给了魏村长，并替他生了三儿子魏西落和四儿子魏北归。”

“那为什么魏秋远的妻子和四名子女没和他住在村子里呢？”

“是这样的，虽然说村子里的生活无忧无虑，不愁吃喝，可是时代不同啦，对于年轻人来说，待在这里就像笼中小鸟，井底之蛙一般，根本见不了什么世面，所以年轻人基本都到城里打工了，虽说他们都不缺钱，但好歹也是去见见世面嘛！更何况到了城里，也方便子女上学什么的。魏村长的四名子女也不例外，他们也都各自有了家世，如果住在村子里，去哪儿都不方便，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搬到市里了，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而魏村长平时都和老婆冯瑶住在一起，不过小儿子的老婆年初才刚刚生了个儿子，所以冯瑶最近一段时间跑去城里帮忙照顾小孙子了，魏村长因为要在这里看着工厂的生意，所以没去。”

“那在案发前后，你有没有在村子里见过什么陌生人呢？”

“应该没有，至少我没看到过陌生人，你也看到了，我们村子就这么大点的地方，如果有陌生人来，肯定会很容易就被村民注意到。”

结束了和赵铁头的对话，孟少辉对魏秋远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不过却没能从中找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从凶手行凶的残忍手段上来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从死者头部被袭击的伤痕来看，就算不用详细验尸也能看得出是被钝器反复击打造成的，只有对死者怀有极深的仇怨，才会使得凶手在行凶时会如此凶残；如果是劫杀，最多就是把人杀了，抢劫走财物，根本没必要把头砸成那样，几乎都扁得像纸一般，更何况根据现场勘查发现，死者家中的并没发现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抽屉中的财物也没有丢失。至于情杀，那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死者已经是名年过六旬的老人，和老伴之间的感情也并未出现问题，根本不可能因情惹祸。

一 奇 一 怪 的 一 遗 一 嘱

详细的尸检报告和在现场的初步验尸结果在死者遇害的时间和原因上没有太大的出入，时间确认为晚上10至11点之间，而死因是被硬物猛击后脑，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通过对死者颅骨的伤痕分析，判断出凶器为锤子。

至于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两组鞋印通过化验分析也有了结果，两组鞋印均出自同一双42码的男式皮鞋，而鞋的主人身高在1.75米至1.80米之间，体重约70公斤。根据现场发现的另一组从外面进入现场的鞋印分析，鞋的主人是非常从容地进入了案发现场，并且曾在客厅有过一段时间的逗留。进入案发现场的鞋印和案发后留下的血鞋印是出自同一双鞋，鞋的主人是很从容地进入案发现场，魏秋远又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害的，案发现场的房门均未发现有撬凿过的痕迹，综合所有的疑点，得出的结论直接指向了熟人作案这一线索。

虽说目前对嫌疑人的身份还没有任何的头绪，不过总算是缩小了调查的范围。熟人作案，并且是仇杀，那么从魏秋远的人际关系着手展开调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当然，在案件侦破后，孟少辉在重新梳理案件的全过程时，才发现自己当时的这个想法真的是太过简单了。因为案件的重点放在了熟人作案上，所以调查的目标首先锁定在魏秋远的四名子女的身上。

通过初步调查得知，魏秋远在市里开了一间专卖麻将用品的商店，交由四名子女打理，然而他的四名子女却都不争气，个个好赌成性，所赚的钱全都输在了赌桌上，以至于生活窘迫，经常找父亲魏秋远借钱度日。而二女儿魏燕南原本生活还算不错，丈夫黄磊有自己的公司，但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破产倒闭还欠下一屁股债，最后还是魏秋远出钱替这个女婿把钱还上。

可以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魏秋远的四名子女都有作案的动机，而引发这个动机的原因就是金钱，魏秋远死后，他的遗产肯定是归四名子女所有，这也正是他

的四名子女都很需要的东西。

虽然说作案的动机看似成立，但是却似乎又有一些问题存在，那就是行凶的手法，魏秋远的死很明显是仇杀，虽说他的四名子女很可能会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行凶，可是毕竟那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又怎么可能下得了那么狠的手呢？几乎把魏秋远的头都砸烂了。而且虽说他们缺钱，但是魏秋远也并没有置之不理，反倒是能帮就帮，说难听点，父亲就是他们的提款机，他们又怎么可能杀了自己的父亲呢？这不等于断了他们自己的财路吗？还有一点，麻雀村离市区有400多公里，下了高速公路后还有一段崎岖难走的山路，凶手如果是村外的人，就算是徒步走进村子，可是走高速公路那段就必须要有交通工具才行，那么在案发前后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就是关键。可是如果是村子里的人呢？但是村民因为魏秋远带他们致富，对其都心怀感激，又有谁会对他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另外，凶手杀人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一时冲动呢？案发现场是魏秋远家的客厅，相信锤子应该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很有可能是凶手自己带去的，行凶后又带走了，而且案发现场除了那两组血鞋印外，再没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整个作案过程小心谨慎，事先预谋的可能性非常大。

事先预谋，熟人作案，凶手是名男性，仇杀，这些线索虽不能直接指出凶手是谁，但至少为现阶段的调查指明了一个方向。而就在案件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时，负责在麻雀村调查的侦查员却打来了电话，说魏秋远的四名子女因为遗嘱的事和村民闹得不可开交，差点动手打了起来，并且嚷嚷着说遗嘱是假的，说是村民为了吞掉他们家的财产杀了魏秋远，吵着要报警，找警方鉴定遗嘱的真伪。

闻讯，孟少辉立刻赶到了麻雀村，在大儿子魏东升家的客厅里，见到了怒气冲冲的四个人。而魏秋远的第二任妻子冯瑶则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一旁，除了魏家的五人外，还有一名穿着打扮非常斯文的年轻人，他戴着眼镜，膝上放着一个公文包，看样子应该是来宣布遗嘱的律师。孟少辉亮明身份后，怒气冲冲的四个人顿时把他团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激动叫嚷着，声音不仅大，而且乱成一片，以至于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孟少辉一句也没听进去。

“够啦！”孟少辉忍无可忍地怒吼了一声，这一吼，顿时把四个人都震住了，他们立刻安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孟少辉。

“都给我先坐下，吵成这样，我哪儿听得懂你们说什么？”孟少辉怒斥道。

四人见孟少辉一脸的怒意，不敢再放肆，立刻回到各自的位置坐好，不过谁也没敢先开口，都只是看着孟少辉，似乎在等着他问话。

“你是？”孟少辉走到那名打扮斯文的年轻人面前问道。

“我是天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蓝成志。”

说着话，年轻人从公文包内取出一张名片递到了孟少辉的面前。

“律师事务所？”孟少辉看了眼名片，问道：“魏秋远的遗嘱是你们事务所负责的？”

“是的，魏秋远老先生在三天前亲自到我们律师事务委托我们负责他死后的遗产分配事宜。”蓝成志认真地回道。

“遗嘱能让我看一下吗？”

“这个……”蓝成志面露难色地看着魏秋远的四名子女。

“让警官看，反正也要交给他们鉴定。”魏东升冷冷地说道。

“没错，就凭你个小律师说的话，根本不足以让我们信服这遗嘱是真的。”魏西落附和道。

孟少辉接过蓝成志递过的黄色文件纸袋，从中取出了遗嘱，遗嘱的内容并非电脑打印的，而是全部手写的。

我魏秋远现将所拥有的财产做如下分配：麻雀村的麻将工厂日常事务及经营运作等事项均由麻雀村村委会负责，我的四名子女不得干涉。而我拥有的麻将工厂50%的股份，其中10%分给我的妻子冯瑶做养老之用。我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及房产在内的全部遗产在满足如下条件后，将归四名子女魏东升、魏燕南、魏西落和魏北归中某一人所有。另外，麻将工厂其余40%股份也将由我的四名子女中的某一人满足如下条件后拥有，但终生不得将股权转交或变卖给魏氏家族或麻雀村以外的人，若擅自将股权转交或变卖，那么其手中的股份自动视为作废，麻雀村村委会可无条件拥有其手中的全部股份。

魏秋远考虑得还真是周全，麻将工厂是他辛辛苦苦创办的产业，而他的四名子女又都好赌成性，为免他们将来输到没钱的变卖工厂股份，使自己多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所以才会特别对麻将工厂的股份做了说明，更何况对于任何一名子女

而言，手中握有麻将工厂的股份，只要不转让或是变卖，那无疑等于多了一张“长期饭票”。

我的四名子女若想继承以上所说的财产，必须找到“雀归巢”的秘密，时限一年，在此期间，所有财产交由天正律师行代为保管。一年之内，如果我的四名子女中仅有一人找到“雀归巢”的秘密，那他便可独自继承我现金、银行存款以及房产在内的全部遗产，另外包括拥有麻将工厂40%的股份；如果两人找到，那么我的现金、银行存款以及房产在内的全部遗产按平均分配的原则分于二人，另外麻将工厂的股份两人也各可拥有20%；如果三人找到，一律同上所述进行平均性的分配，以此类推。如果一年之内，我的四名子女均未有人能找到“雀归巢”的秘密，那么我的所有现金、银行存款以及房产在内的全部遗产将由天正律师行负责捐给慈善机构，而我所拥有的麻雀村麻将工厂其余40%的股份全数交由麻雀村村委会有。

“雀归巢？”孟少辉在脑海里寻找着关于这三个字的记忆，因为他感觉好像在哪儿见到过。

特别声明，在寻找“雀归巢”的一年时间之内，我的四名子女不得离开麻雀村半步，至于日常所需，可由他们的家人带进村，在此之前所欠下的所有债务款项可由天正律师行负责由我的遗产中取一部分支付，此后所有债务的债务问题概不负责。另外，如果中途发现四名子女中有人擅自离开村子，被发现离村者将视为自动放弃遗产继承。以上是遗嘱的全部内容，为本人魏秋远亲自所立，为本人最后遗愿，希望我的妻子冯瑶以及四名子女魏东升、魏燕南、魏西落、魏北归能够严格遵守遗嘱内容，魏秋远，XXXX年10月27日。

看完了遗嘱的所有内容，孟少辉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魏秋远的四名子女会差点和村民打了起来，从遗嘱的全部内容来看，似乎魏秋远并不想将遗产轻易交给四名子女，反而对于麻雀村的村民而言更为有利。不过魏秋远总算还顾及到亲情，最后还特别声明替四名子女先行还清债务。这时，孟少辉突然想了起来，在麻雀村村口的石碑上好像刻着一首打油诗，诗的标题就是“雀归巢”。

麻 雀 村 传 说

“这个‘雀归巢’是什么？”孟少辉好奇地问道。

“是村子里的一个荒诞至极的无聊传说。”魏东升不耐烦地回道。

“传说？”

“是的，村子里老一辈的村民都知道，不过现在那些年轻的村民知道的就不多了，也是，那种无聊的传说以前或许能骗人，现在要有人信，那才叫有鬼呢。”魏东升不屑地说道。

“大哥，别人感不感兴趣的不重要，老爷子感兴趣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他给我们一年的时间去找‘雀归巢’的秘密，到底那个传说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更别说找了，要是一年内找不到，那我们可是连半个子都得不到啊！”魏燕南发起了牢骚。

“就是，警官，这遗嘱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村民伪造的，你看这里面的内容全都对村民有利，好歹老爷子也是我们的亲生父亲，怎么可能立下这种对自己亲生子女不利，反而利于外人的遗嘱呢？”魏西落说道。

“就是就是，警官，你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替我们检验一下这遗嘱的真伪啊！”魏北归也说道。

“冯女士，您是魏秋远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时间最长，对遗嘱的笔迹你是怎么看的？”孟少辉并不理会魏秋远几名子女，转向冯瑶询问道。

冯瑶看了四名子女一眼，然后镇定地回道：“以我对秋远的了解，遗嘱应该是真的。”

虽然知道四名子女个个对遗嘱虎视眈眈，也很明白自己的话一定会引发四人的不满，但是身为母亲的冯瑶并没有因为此就替子女说话，她似乎也对子女的这种无理取闹感觉有些心酸。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魏东升怒吼道，“我说二妈，你这话倒说得轻松，你是直接就拥有麻将工厂10%的股份，倒是不用愁什么，就算你的两个儿子最后得不到遗产，靠你的那些股份好歹也不用为生活发愁，可我和燕南就得喝西北风啦！”

“就是，难道你会大方地把钱拿出来养我们这两个和你只是名义上的子女吗？就算你愿意，就那10%的股份，够养我们吗？所以我就说，后妈永远是后妈，就只会考虑自己和她的两个儿子，哪会替我们这不是亲生的子女着想！”魏燕南讥讽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遗嘱上的确是你父亲的笔迹。”冯瑶委屈地说道。

“大哥，二姐，你们话说的也太过分了吧！说句不好听的，就靠我妈分到的10%的股份好干什么？你们真以为那麻将工厂还像从前那样能赚很多钱吗？”魏北归不甘示弱地反问道。

“可不是，那麻将工厂一年能赚多少钱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得很，现在竞争那么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再加上老头子一死，难免不会跑掉一些客户，到那时候，10%的股份只是拿着好看罢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工厂的股份拿在手上只不过是一张‘长期饭票’罢了，真正实际的还是老头子留下的钱的房产。”魏西落也毫不示弱地说道。

“行了，你们一人都给我少说一句。”孟少辉阻止了他们几人的继续争吵，对于他们这种浪费时间的对话，他根本不感兴趣，见几人安静下来后，他继续说道：

“我现在就可以叫笔迹专家对遗嘱的真伪进行验证，不过需要点时间，这段时间内，我想听听关于遗嘱里提到的‘雀归巢’的传说。”

说完话，孟少辉便将遗嘱交给了一同前来的笔迹专家，让他们带到里屋去进行验证。而他则留在客厅，想了解一下所谓的“雀归巢”传说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雀归巢’我也是听父亲曾经说过，而且他在世时，一直在村子里寻找关于‘雀归巢’的秘密，只不过却从来没人知道‘雀归巢’到底是什么。”魏东升回忆道，“关于这‘雀归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有的村民说在清朝末年，有一名麻雀村的村民因生活所迫进宫当了太监，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就趁乱偷走了宫里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逃到了麻雀村，他在临终前，将这批珠宝埋在了麻雀村的某处，并写下了一首名为《雀归巢》的诗留给后人，因为这里叫麻雀村，所以那名太监自比雀鸟，最终归巢而亡，据说只要猜透诗句里的秘密就能找到珠宝的下落。而